歷代賦話

續歷代賦話卷三

嘉善浦　銑柳愚輯

魏

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時已為郭后讒死帝意亦尋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賚植植還度轘轅少許時將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見女來自云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懽情交集豈常辭能具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髮羞將此形貌重覩君王爾言訖遂

不復見所在遣人獻珠于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能自勝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　序云黃初三年余朝京師賦云余從京域言歸東藩魏志曰黃初三年立植爲鄄城王四年徙封雍邱其年朝京師又文紀曰黃初三年行幸許又曰四年三月還洛陽宮然京城謂洛陽東藩即鄄城魏志及諸詩序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　李善洛神賦註

鈋按藝苑巵言云洛神賦王右軍大令各書數十本當是晉人極推之耳清微圓麗神女之流陳王諸賦皆小言無及者然此賦始名感甄又以蒲生當其塘上際此忌兄而不自匿諱何也張溥云植在黃初猜

嫌方劇安敢于帝前思甄泣下帝又何至以甄枕賜植此國章家典所無也言事因感甄而託名洛神間有之耳豈待明帝始改此傳會者之過矣　傳記載太和處士蕭曠自洛東遊夜與洛神問答事涉不經不濫入

妬婦津相傳言晉太始（武帝年號）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嘗于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妝然後敢濟不爾

風波暴發醜婦雖妝飾而渡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己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酉陽雜俎

非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絶煥炳載歡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耽玩以爲吟頌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

南陽宗會叔稱君侯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爛然滿目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 魏文帝與鍾大理書

魏王園中有孔雀久在沼與衆鳥同列其初至也甚見奇偉而今行者莫眡臨淄侯感世人之待士亦咸如此故與志而作賦并見命及遂作賦 楊修孔雀賦序

余覽揚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粗究其終始 曹植酒賦序

銑按揚雄酒賦與酒箴同唯酒醪不入下少一戶字牽于纆徽下無一旦叀礙爲瓽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爲泥四句人復借酤借作藉字耳

何楨字元幹青龍明帝年號元年天子特詔曰揚州別駕何楨有文章才識使作許都賦成封上不得令人見楨遂造賦封上 文士傳

劉楨在曹植坐廚人進爪植命爲賦楨賦立成仝上

王粲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相公二字似始見此日知錄

銑按粲從軍行亦用此二字

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惛夢一赤衣人持巨斧鑿破其腹若內草茹于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爲流輩所尊開元中張說表諸朝上召見延英上問曹植幽思賦何爲遠取景物爲句意旨安在知章以植所謂賦作不徒然倚高臺之曲隅望且重也處幽僻之閉深位至卑也望翔雲之悠悠嗟朝霽而夕陰以爲物無止定之意而上多改易也覩秋華之零落歲將暮也感

歲暮而傷心年將易也觀躍魚于南沼使智者居于明非得志也聆鳴鶴于北林怨孤和也搦素筆而慷慨守文而感也揚大雅之哀吟惆其時也仰清風以歎息思溼煩也寄予思于悲絃志在古也信有心而在遠措者大也重登高以臨川及上下也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意不盡也此幽思所以賦也上敬畏之摺禮部侍郎集賢院正字 河東先生龍城錄

上建安十八年至譙余兄弟從上拜墳墓遂乘馬遊觀經東園遵渦水高樹之下駐馬書鞭為臨渦賦 魏文帝臨渦賦序

禰衡所著鸚鵡賦專以自況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如云

嬉游高峻栖峙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雖周旋于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翼于衆禽又云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又云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以嶮巇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又云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卒章云苟竭心于所事敢背惠以忘初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効愚予每三復其文而悲傷之李太白詩云魏帝營八極蟻視一禰衡黃祖斗筲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羣英鏘鏘振金石句句欲飛鳴鷙鶚啄孤鳳千春傷我情此論最爲精當也

容齋三筆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一辭曰此思歸之曲也曾未有考其文而論其心者蓋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雖遯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爲撫淸漳曲沮之流不若溯涇渭之速淸也覽昭邱陶牧之勝不若終嵕吳華之亟平也與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逾邁故憂然以是爲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帙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雜然爲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黃二袁而依劉表

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于漢陶淵明之忠于晉羅昭諫之忠于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爲荆南撫幹時所建 鶴林玉露

蜀

鄷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杜瓊作重思賦曰霏霏春暮翠矣重思雲氣交被嘉穀應時 酉陽雜俎

銑按蜀志杜瓊傳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

歷代賦話卷四

晉

嘉善浦　銑柳愚輯

晉王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風流高邁草隸繼父之美妙于畫桓溫嘗請畫扇誤落筆就成烏駮牸牛極妙絕又書駮牛賦于扇上此扇義熙中猶在名畫記

晉武帝爲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草三株莖黃葉綠若總金抽翠花條苒弱狀似金鐙時人未知是何祥草故隱蔽不聽外人窺視有一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廄養馬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草以應金德之瑞及晉王踐位後以府地賜張華猶有草在故茂先金鐙賦云

擢九莖于漢庭美三株于茲館貴表祥乎金德名比類而相亂至惠帝光熙元年三株草化爲三樹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應三楊擅權之事時有楊駿楊珧楊濟三弟兄號曰三楊馬圉老羌所說之驗 王嘉拾遺記

陸機少襲領父兵爲牙門將軍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與弟俱入洛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作文賦 臧榮緒晉書

銑按杜詩陸機二十作文賦 宋理宗寶慶初書文賦以賜天下見山堂肆考又右軍曾書文賦褚河南亦有臨右軍文賦米芾書文賦趙子昂亦書文賦見陳繼儒書畫史

陸機以齊王冏矜功自伐作豪士賦刺之乃託身于成都王穎謂可康隆晉室此在恩怨愛憎之間爾處危亂之世而用心若此又濟之以貪權喜功雖欲苟全可乎

避暑錄話

陸士衡豪士賦云身危由于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于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石季倫金谷淵詩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二人者皆其終所及秖自道也

陸樹聲清暑筆談

羊祜鴈賦排雲墟以頡頏汏弱波以容與迸淩厲乎太淸退嬉遊于元渚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齊力不期而並至四趣不要而自聚當其赴節則

萬里不能足其路苟泛一壑則衆物不能易其所齊空
不能頓其翼揚波不能濺其羽浮若漂丹乎江之滸色
若委雪乎巖之阿邕邕兮悲鳴雲間因飛凌虛厲淸和
眇眇兮髣入淸塵拂日拊翼景光羅 册府元龜

銑按升庵自注云此賦諸類書不載然又不言其所
自得明人俞安期作唐類函載入鳥部節取鳴則相
和至揚波不能濺其羽十二句四趣作同趣

左思父雍起小吏以能擢爲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繇
書及鼓琴皆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
也思乃發憤造齊都賦一年不出戶牖 王隱晉書
左思別傳思博覽名文徧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爲祭酒

賈謐舉爲秘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冏請爲記室叅軍不起時爲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于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礌磤火井騰光以赫曦今無鬼彈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爲人無吏幹而有文才又頗以椒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又云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踈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洽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世說注

銑按太冲三都賦自是不譏班張乃云假諸人爲重何其陋耶別傳不知何人所作定出忌謗之口不足

信也

龍眼惟閩與南越有之左思蜀都賦云旁挺龍目亦不自知其失也 黄氏日抄

地名割用一字如左思蜀都賦跨躡犍牂是犍爲牂牁二郡魏都賦恒碣碪碍于青霄是恒山碣石二山 日知錄

三國志張遼傳爲起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左思魏都賦都護之堂殿居綺窻是人臣亦得稱殿也

生曰名死曰諱今人多生而稱人之名曰諱金石錄云生而稱諱見于石刻者甚衆東晳勸農賦揚功畢租輸至錄社長召閭師條牒所領注列名諱

以縣令而稱朝晉潘岳爲長安令其作西征賦曰勵疲

鈍以臨朝是也　並仝上

方言吳有泰娥之臺束晳賦朝享五鼎之奉夕宿泰娥之房泰即七也太元七政亦作泰豁河南書枯樹賦亦作泰　陳繼儒枕譚

西征賦歲次元枵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李善曰岳傷子序云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尔雅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愼曰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杜預曰歲歲星也元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元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元枵疑誤也　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善曰漢書武功太一古文以

爲終南此賦下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曰于前則終南太一二山明矣文選注
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耦國而禍結善曰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鄉善長水經注曰春秋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彼
銑按岳以陝之曲沃爲成師所居顏師古于漢書高帝紀注中曾指其謬得因名說彼之解則此句無可議矣乃亦黃門之忠臣也
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注錯七故切今協韻七

各切 並仝上

銑按漢書鼂錯傳注晉灼曰音厝置之厝師古曰據申屠嘉傳叙云責通請錯匪躬之故以韻而言晉音是也西征賦乃讀爲錯雜之錯不可依也

方言云賜盡也西征賦若循環之無賜 日知錄

西征賦混雜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唐李義府多取入奴婢及敗各散歸其家時人爲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

潘岳秋興賦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于華省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用二省字 並仝上

潘岳藉田賦善曰晉書曰丁亥藉田戊子大赦今爲丁

未詳也　文選注

太山羊肅亦稱學問讀潘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爲杖策之杖　顏氏家訓

銑按句出閒居賦

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爲羊字人饋羊肉答書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字義久後尋迹方知如此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儻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之今指知決紕繆者以爲誡詩云有鷕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鷕雌雉聲又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鄭元注月令亦云雊雉雄

雉鳴潘岳賦曰雉鷕鷕以朝雊是則混雜其雄雌矣並仝上

銑按徐爰射雉賦注云雌雉不得言雊顏之推以潘爲誤用也按詩有鷕雉鳴則云求牡及其朝雊則云求雌今云鷕鷕朝雊者互文以舉雄雌皆鳴也余讀之不覺擊節

前瞻太室傍眺嵩邱小說曰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問之曰潘安仁作懷舊賦曰前瞻太室傍眺嵩邱嵩邱太室一山何云前瞻傍眺哉亮對曰有嵩邱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寫書誤耳 李善注

世之言神仙者多矣然未之或驗也至如弦氏之婦則

近信而有證者夫鬼魅之下人也無不羸病損瘦迺平安無恙而與神女飲宴寢處縱情極意豈不異哉予覽其歌詩辭旨清偉故爲之作賦 張敏神女賦序

銑按搜神記曰濟北弦超嘉平魏齊王芳年號中夜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失母天帝哀其孤苦令得下界從夫當其夢也嘉美非常覺寤欽想如此三四夕旦顯然來遊駕輜軿車從八婢服綾羅綺繡狀若飛仙自言年十七遂爲夫婦贈詩曰飄颻浮勃逢敖曹雲石滋神仙豈虛降應運來相之

晉永嘉懷帝年號亂既已至江諸公主不得隨去安陽公主

平城公主奔入兩河界恐為民家妻常怏怏不悅有故鄉之思村民感之共築一臺以居之謂之公主望鄉之館至今巋然王朗懷舊賦云將軍出塞之臺公主望鄉之館漢成帝遣將軍王濆成邀及王莽篡逆濆與莽有隙遂留不敢歸因逃入胡中士卒相率築臺為望鄉之處 任昉述異記

傉檀利鹿孤弟也嘉平元年十一月僭即涼王位立世子虎臺為太子二年正月以子明德歸南中郎將領昌松太守歸儁爽聰悟檀甚寵之年始十三命為昌高殿賦援筆即成景不移漏檀覽而善之擬之曹子建 前涼錄

家弟以虞氏梨賦見示余謂豈以梨為有用之為貴杜

無用之爲賤故無用獲全所以爲貴有用獲殘所以爲賤故賦云爾 孫楚杕杜賦序

大才治世猶櫛之理髮也理髮不可無櫛治世不可無才 傅咸櫛賦序

先君作芸香賦詞美高麗有覩斯卉蔚茂馨香同遊使余爲賦 傅咸芸香賦序

傅元硯賦云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劉道友以浮查爲硯知古亦有木硯 硯譜

人有遺余琉璃卮者小兒竊弄墮之不潔意旣惜之又感物之汚辱乃喪其所以爲寶況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 傅咸汚卮賦序

儲尼與同僚飲主人有琉璃盌使客賦之尼于座立成 文士傳

傅咸畫像賦序先畫卞和之像者雖其事在素定見其泐血殘刖之形情以悽然至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卞和自刖以相證相去遠矣戲畫其像于卞子之旁特赤其面以示猶有慙色

銑按此題畫賦之始

璞以中興王宅江外乃著江賦述川瀆之美 晉中興書

銑按日知錄曰郭璞江賦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淮泗並不入江豈因孟子而誤耶

許漢陽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于洪饒間日暮江波

急尋小浦路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纔二三尺又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延入宅內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覩一女郎取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遂爲讀一遍女郎又請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四更而別博異志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爲儁以亮爲潤云世說新語

鈗按中興書闡爲揚都賦邈絕當時又臨川原本云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云可三

二京四三都于是人人競寫都下爲之紙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

桓元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有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序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元咨嗟稱善

銑按世說注劉謙之晉記曰元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序云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直也元懽然從之此語微異又答

者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詞作經黃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束晳慢戲之流殷甚以為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于手巾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許元度詞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惔真長丹陽尹）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並仝上）
五臣注文選益荒陋愚儒也今日讀嵇中散琴賦云閑遼故音庳弦長故徽鳴所謂庳者猶今俗云敗聲也兩

手之間遠則有散故云間遠則音韻散嗚者今之所謂
泛聲也弦虛而不按乃可泛故云弦長則散鳴也五臣
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
游弦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特此一曲耳而注云八
曲其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以其不足道故略之聊舉此
使後之學者勿憑此愚儒也 東坡書文選後

雲再拜前省皇甫士安高士傳後作逸民賦今復送之
如欲報稱久不作文多不悅得兄爲小潤色之可成佳
物願必留思 陸雲與兄平原書

公之牛歲暮賦甚欲成之而不可自用得此百數十字

今送不知于諸賦者不罷少不想少佳成當送到洛陳琳大荒甚極自雲作必過之想終能自果耳兵貞凶事生來初不見習項觀之正自使人意惡羊腸轉時極佳問人皆不解何以作此轉雖云欲相泄恐此正自取好耳說之不能工願兄試一說之張義元答員淵之回流崑崙吐河不體正自似急水中山石間是人謂回轉者但言之辭不工耳不知此中諸于諸賦中何如

銑按淸河集有羊腸轉賦

四言五言非所長頗能作賦爲欲作十篇許小者以爲一分生于愁思遂復文𢿙欲得雲論間在郡紛紛有所

鈞定言語流行斷絶欲更定之而了不可以思慮今自
好醜不可視想冬下體中佳能定之耳
省諸賦皆有高言絶典不可復言頃有事復不大快凡
得再三視耳其未精倉卒未能爲之次第省逑思賦深
情至言實爲淸妙恐故復未得爲兄賦之最兄文自爲
雄飛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賦甚有辭奇語頗多
文適多體便欲不淸不審兄呼爾不扇賦腹中愈首尾
發頭一而不快言烏云龍見如有不體感遊賦愈前恐
故當小不然一至不復滅漏賦可謂淸工兄頓作爾多
文而新奇乃爾眞令人怖不當復道作文
雲方欲更作引逑思賦儻自竭厲然雲意皆已盡不知

本復何言方當積思思有利鈍如兄所賦恐不可須前日觀習先欲作講武賦因欲遠言大體欲獻之大將軍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許家語不知此可出不故鈔以白兄若兄意謂此可成者欲試成之大文難作庶可以為關雎之見微

九愍不多不當小減九悲九愁連日鈔除所去甚多才本不精正自極此願兄小為之定一字兩字出之便欲得遲望不言

登樓賦無乃煩感耶

誨二賦佳久不復作文又不復視文章都自無次第文章既自可羨且解愁忘憂但作之不工煩勞而棄力故

久絶意耳前作二篇後爲須欲有所作以慰小思慮便大頓極不如何以乃爾

嘗閲湯仲歎九歌昔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日視之實是清絶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爲如此種文此爲宗矣視九章時有善語大類是穢文不難舉意視九歌便自歸謝絶思兄常欲其作詩文獨未作此曹語若消息小佳願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者恐此文獨單行千載

間嘗謂此曹語不好視九歌正自可歎息王褒作九懷亦極佳恐猶自繼貞元盛稱九辯意甚不愛

遣信當送九愍三賦脫然可謂舉意

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

聊復成前意不能令佳而羸瘁累日猶云愈前二賦不審兄平之云何願小有損益一字兩字不敢望多

銑按觀此條則楊用修所謂唐人云君苗無姓宛委編曰君苗姓應瑒之從弟見文選注皆未嘗見清河集者也

九愍如兄所誨亦殊過望雲意自謂當不如三賦情離非體中所長欲徧周流雲意亦謂爲佳耳然不云其愈于與漁父吾今多少有所定及所欲去留欲尔今送本往不審能勝故否意亦殊未以爲了

誨歲暮如兄所誨雲意亦如前啟情言深至述思自難希每憶常侍自論文爲當復自力耳雲意呼發頭但當

小不如復耳兄乃不好者試當更思之所誨雲文所比
愁霖喜霽之徒實有可尒者登樓名高恐未可越尒兄
文方當日多但文實無貴于爲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
厭其多也九悲多好語可馳詠但小不韻耳皆已行天
下天下人歸高如此亦可不復更耳兄作大賦必好意
精時故願兄作數大文近日視子安賦亦對之歎息絕
工矣兄誨又尒故自是高手
古今兄文所未得與校者亦惟兄所道數都賦耳其餘
雖小有勝負大都自皆爲雄耳張公父子亦語雲兄文
過子安子安諸賦兄復不皆過其便可可不與供論雲
謂兄作二京必傳無疑久勸兄爲耳又思三都世人已

作是語觸類長之能事可見

鈃按張公茂先也子安成公綏也

誨九憝如所勅此自來定然雲意自謂放當是近所作上近者意又謂其與漁父相見以下盡篇爲佳謂兒必許此條而淵兹意呼作脫可行耳至兒惟以此爲快不知雲論文何以嘗與兒作如此與此是情文但本少情而頗能作泥說耳又見作九者多不祖宗原意而自作一家說惟兒說與漁父相見又不大委曲盡其意雲以原流放惟見此一人當爲致其義深自謂佳願兒可試更視與漁父相見時語亦無他異附情而言恐此故勝淵兹兒意所謂不善願兒勅其處緒亦欲成之令山意

莫更感如惡所在

誨前二賦佳視之行已復不如初昔文自無可成擨之
甚密而爲復漏顯世欲爲益者豈有謂之不善而不爲
懷此不成意想兄已得懷之耳有作文惟尚多而家多
豬羊之徒作蟬賦二千餘言既無藻緯體都自不似事
文章實自不當多間視大荒傳欲作大荒賦既自難工
又是大賦恐亦自困絕矣

久不復作文了無復次第真元昔屢聞周侯至論前此
霖雨此下人亦作愁霖賦好醜見敦又困人見督自愁
悕又了無復意此家勤勤難遊之亦復尋此雨變邑聊
作之因以言哀思又作喜霽今送雲作爲易得耳躬不

好故都絕意此間人呼作者皆休故不得有所送不審
此何成已出之故為存不爽耳
君苗文天才中亦少尔然自後能作文雲惟見其登臺
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頗倣雲所如多恐故當在
二人後然未究見其文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硯以為此
故不喜出之
今送君苗登臺賦為佳手筆云復更定復勝此不如能
愈之不其人推能兄文不可言作文百餘卷不肯出之
視仲宣賦集初述征登樓前耶甚佳其餘平平不得言
情處此賢文正自欲不茂不審兄呼爾不愁霖喜霽殊
自委頓恐此都自易勝

頊哀思更力成歲暮賦適且畢猶未大定自呼前後所未有是雲文之絕無又憶兄常云文後成者恒謂之佳貞小爾恐數自後轉不如今且欲寄之 並仝上

詩人多用南雲字不知所出或以爲江總心逐南雲去身隨北雁來爲始非也陸機思親賦云指南雲以寄欽望歸風而效誠陸雲九愍云眷南雲以興悲蒙東雨而涕零蓋又先于江總矣 揚升庵文集

銑按陸士龍贈鄭曼季詩聲播東汜響溢南雲又真誥東華靈妃歌云彈璈南雲扇香風鼓錦披然不獨南雲可紀也阮嗣宗大人先生傳來東雲駕西風陶徵士荅龐叅軍詩依依南楚邈邈西雲江文通詩北

雲埭征人

陶彭澤歸去來辭云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此老悟道處若人能用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許彥周詩話

銑按陶翁之辭亀无咎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之入楚辭朱子以爲是也又朱子詩一啄歸來賦頓將形迹超余故併歸賦門　東坡有和歸去來辭

歐陽文忠言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兮一篇而巳

東坡志林

銑按嬾眞子淵明乙丑生至乙巳歲賦歸去來是時

四十一矣

歸去來辭云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此陶淵明出處大節非胷中實有此境不能爲此言也　避暑錄話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淵明歸來引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閒初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吾是以知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　墨客揮犀

淵明詩文率皆紀實雖寓興花竹閒亦然歸去來辭云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其飲酒詩二十首中一篇云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

枝連林人不見獨樹衆乃奇所謂孤松者是已此意蓋以自况也容齋三筆

策扶老以流憩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困學紀聞

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

銑按閒情賦序云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因觸類廣其辭義余園閭多暇復染翰為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東坡云余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淵明作閒

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强作解事者 漁隱叢話

陶淵明閑情賦必有自乃出張衡同聲歌云邂逅承際會偶得充後房情好新交接飂慄若探湯思為莞蒻席在下蔽匡牀願為羅衾幬在上衛風霜 西溪叢語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余嘗以三餘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美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于當年潔己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

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志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陶潛感士不遇賦序

銑按董仲舒司馬子長二賦俱傳

宋本昭明文選賦云思乙乙其若抽說文解乙字云象春艸木寃曲而出陰氣尚彊其出乙乙也司馬遷律書云乙者萬物生軋軋也漢書律歷志奮軋于乙穀梁傳軋辭范甯注軋委曲也劉熙釋名云乙軋也自相軋而出也則軋者乙之詁也梁江革嘲何記室聯句不成云嚮昔故翩翩今辰何乙乙元結補樂歌序乙乙冥冥有純古之聲雲間之藍本乎松雪行楷作軋軋字殊誤又

受虱拙目之虱宋本作吹世間文籍改金根車者故不乏深可歎 吹景集

晉陌上桑曲天路險艱獨後來楚辭九歌路險艱今獨後來晉曲全襲此辭 仝上

銑按困學紀聞云宋書樂志陌上桑曰楚辭鈔以九歌山鬼篇增損爲之東坡因歸去來爲詞亦此類也

庾儵云余宅近南城有氷井方夏之月乃携友生登而遊從彷徨徘徊叟其以寒乃作氷井賦 述征記

續歷代賦話卷五

嘉善浦　銑柳愚輯

南北朝

鮑照妹令暉有才思著香茗賦　陸龜蒙小名錄

復齋漫錄云豫章有南浦亭前輩賦詠多以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爲始余觀楚詞云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乃知江淹取此也　漁隱叢話

宋監典事區惠恭本胡人爲顏師伯幹顏爲詩筆輒偷定之後造獨樂賦語侵給主被斥　鍾嶸詩品

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斂襟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凶逆之獸事

見漢書爲文幸避此名也 顏氏家訓

銑按晁氏讀書志梁吳均叔庠集三卷顏之推譏均集中有破鏡賦今亦亡之

江淹恨賦孤臣危涕孽子墜心李善曰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氏愛奇故互文以見義 文選注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于後無敢言者 朝野僉載

庾子山枯樹賦云建章三月火按史記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春二月起建章宮西京賦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是災者柏梁非建章而三月火又秦之阿房非漢也哀江南賦云栩陽

亭有離別之賦按漢書藝文志別栩陽賦五篇詳其上
下文例當是人姓名姓別名栩陽也以爲離別之別又
非也日知錄
開成中有江叟者多讀道書廣尋方術善吹笛往來多
在永樂縣靈仙閣時沈飲酒適閺鄉至盤谷館東官道
大槐樹下醉寢及夜艾稍醒聞一巨物行聲舉步甚重
叟闇窺之見一人崔嵬高數丈至槐側坐而以毛手捫
叟曰我意是樹畔鋤兒乃猥遯畢卓爾遂敲大樹數聲
曰可報荊館中二郎來省大兄大槐乃語云勞弟相訪
似聞槐樹上有人下來與語須臾飲酌之聲交作荊山
槐曰大兄何年拋擲兩京道上槐王耳大槐曰我三甲

子當棄此位荆山槐曰大兄不知老之將至猶顧此位直須至火入空心膏流斷節而方知退大是無厭之士何不如今因其震霆自拔于道必得為材用之木構大厦之梁棟尚存得重重碎錦片片真花豈他日作朽蠹之薪同入爨為煨燼耳大槐曰雀鼠尚貪生吾焉能辨此事耶槐曰老兄不足與語告别而去傳奇見太平廣記木怪部

銑按火入空心重重碎錦四句皆枯樹賦

李君翁詩話卜居云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詩人皆以為宋玉事豈卜居亦宋玉擬屈原作耶庾信哀江南賦云誅茅宋玉之宅不知何據而言此君翁之陋也唐渚宮故事曰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

故宅故其賦曰詠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西溪叢語）

哀江南賦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漂渚當是溧渚之誤張勃吳錄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史記范雎傳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至于陵水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吳越春秋云子胥奔吳至溧陽逢女子瀨水之上（古溧瀨同字）子胥跪而乞餐女子食之既去自投于水後子胥欲報之乃投白金于此水今名其處為投金瀨金陵志曰江上有渚曰瀨渚者是也或以二句不應皆用子胥事不知古人文字不拘如下文生世等於龍門四句亦皆用司馬子長事（日知錄）

王逸楚辭章句言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

之士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枯樹賦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是以山爲山谷之山失其旨矣仝上

予往歲在大理與姜孟賓讀蕭子雲賦有長卿娩翠節子秋紅之句孟賓與人博學予舉以問曰長卿則草中徐長卿藥名是也節子亦必草木名出何書耶孟賓亦不能知呼取本草徧撿之無有也近觀齊民要術云節子藤生緣樹木實如梨赤如雞冠核如魚鱗取生食之淡泊甘苦乃知子雲引用必此物也聊筆于此王應麟嘗言得一異事如獲一真珠船恨不與孟賓散帙共欣賞耳丹鉛總錄

御史牀虞翻爲長沙桓王所待設此牀以表賢翻仕漢至御史故梁元帝元覽賦云御史之牀猶在都護之門不修 樂史太平寰宇記

高似孫緯畧金樓子云劉子元爲水仙花賦時人謂不減洛神子固不敢望知幾云云按金樓子者梁元帝也劉子元知幾也知幾在證聖中作史通二十卷後以名類元宗改名子元在元帝後百餘年矣御覽引金樓子云劉休元爲水仙賦云云是南宋南平王鑠也水仙乃水上神女陶宏景亦有賦高氏以休元爲子元以水仙爲花名豈不謬歟 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

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正始中立因以爲名在東陽門

外御道南所謂敬義里也南有招德里里內有尚書僕射游肇御史尉李彪　兵書崔林幽州刺史常景司農張倫等五宅彪景出自儒生居室儉素唯倫最爲豪侈齋宇光　服玩精奇車馬出入逾于邦君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嶺嶔崟相屬深谿洞壑邐迤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風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士遊以忘歸天水人姜質志性疏誕麻衣葛巾有逸民之操見偏愛之如不能已遂造山亭賦行傳于世　後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

銑按賦全載記中茲不錄

稽聖賦三卷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其孫師古注蓋擬天問而作中興書目稱爲李淳風注 陳氏書錄解題

大象賦唐志謂黃冠子李播撰李台集解播淳風之父也今本題楊炯撰畢懷亮注館閣書目題張衡撰李淳風注薛士龍書其後曰專本巫咸星贊旁覽不及隋書時君能致之蘭臺坐卧渾天儀之下其所論者何止此耶愚觀賦之末曰有少微之養寂無進賢之見譽恥附耳以求達方卷舌以幽居則爲李播撰無疑矣播仕隋高祖時棄官爲道士時未有隋志非旁覽不及也張衡著靈憲楊炯作渾天賦後人因以此賦附之非也 困學紀聞

庾信馬射賦云落花與紫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

勃倣其語江左卑弱之風也

瓊赤玉也雪賦林挺瓊樹注以爲誤

堯韭舜榮粱元帝元覽賦始用之仝上

呂向雪賦注隱公時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深寧叟駁之謂歲熟語無據按春秋考異郵云庚辰雪深七尺後周劉璠雪賦云庚辰有七尺之厚向陋生不知据此吹景集

北齊頓邱李諧彭城王嶷之孫吏部尚書平之子少俊爽有才辯爲黃門侍郎除名作述身賦其畧曰獨浩然而任已同虛舟而不繫既未識其所以來豈知其所以逝予是得喪同遺忘懷自深遇物棲息觸地山林雖類

西浮之跡何異東都之心 談薮

續歷代賦話卷六

嘉善浦　銑柳愚輯

唐

劉泉兄蒙語例云吾弟子蠶詞藻雄贍草隸精深晚年著述書賦精窮旨要詳辨秘義凡七十四首六千言并注二百四十句法書要條

范陽盧獻卿大中中舉進士詞藻爲同流所推作愍征賦數千言時人以爲庾子山哀江南之亞司空圖爲注之本事詩

銑按新唐書宋史藝文志俱載盧獻卿愍征賦一卷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達嵯峨蕭瑟

眞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自牛連類今寫一本以相示（王績與馮子華書）

銑按績自號東皐子集有其友呂才序稱其幼岐嶷年十五謁楊素占對英辨一坐盡傾以爲神仙童子薛道衡見其登龍門憶禹賦歎曰今之庾信也

吏部侍郎王邱試竹簾賦降階鉤拜以殊禮待之（顏眞卿孫逖文集序）

姚鉉集唐人所爲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書序凡百卷名文粹予在開封時得唐濮州刺史張登文集一策三卷權文公爲序其略曰如求居寄別

懷人三賦與諡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倘有繼昭明之爲者斯不可遺也然觀文粹並不編載由是知姚亦有未見者 塵史

疏瀹澡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賦巖棲賦 權德輿吳尊師集序

銑按吳尊師道士吳筠也

天寶末經術高第遇亂奉德淸君夫人載家書隱于王屋山躡行以求食深處以修業作避暑賦 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碑

銑按子厚考諱鎭拜侍御史號爲剛直

大歷中公始來京師中書舍人裦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

矣公曰某嘗爲北都賦未就願卽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關門之壯與其士礪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由興苟得聞而觀之足矣遂逆大河踰北山彷徉而歸賦成果傳天下 柳宗元唐故秘書少監陳京行狀

黃滔字文江乾寧中進士受閩太祖辟中州名士避地來閩若韓偓李洵輩咸主于滔滔文詞贍蔚典則詩清淳手潤有貞元長慶風馬嵬館娃景陽水殿諸賦雄新雋永稱一時絶調 十國春秋

乾符僖宗年號四年崔淯爲京兆尹復置等第差薦年縣尉公乘億爲獻官試火中寒暑退賦 王定保摭言

銑按新唐書藝文志公乘億賦集十二卷咸通進士

第字壽山

同州解最推利市與京兆無異若首選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文公鎮三峯時及秋賦牓云特加置五場蓋詩歌文賦帖經爲五場常年以淸要書題求薦者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雖不遠千里而來聞是皆寢去唯盧宏正尙書獨詣華請試公命供帳酒饌侈靡于往時華之寄客畢縱觀于側宏正自謂獨步文塲公命曰試一塲務精不務敏也宏正已試兩塲而馬植下解植將家子弟從事輩皆竊笑公曰此未可知旣而試登山採珠賦畧曰文豹且異于驪龍採斯疎矣白石又殊于老蚌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當遂奪宏正解元後宏正自

丞郎將判齷俄而爲植所擄宏正以手札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今來齷務又中老拳復自試破竹賦

銑按後漢書劉元傳李淑上書曰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

白樂天一舉及第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樂天時年二十七省試性習相近遠賦擣之謁李凉公逢吉公時爲校書郎于將他適白遽造之逢吉行擕行看初不以爲異及覽賦尾曰噫下自人上達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逢吉大奇之遂寫二十餘本其日十七本都出

銑按元稹白居易集序樂天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爲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元珠斬白蛇劍等賦洎百節判新進士競相傳于京師又王應麟玉海云白居易性習相近遠賦獨孤授放馴象賦皆當時試禮部對偶之外意義可觀

貞元中李繆公先榜落矣先是出試楊員外於陵省宿歸第遇程于省司詢之所試程探得賦稾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年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于故策子末繕寫

而斥其名氏攜之以詣主文從容紿之曰侍郎今者所試賦奈何用舊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題目向有人賦次韻腳亦同主文大驚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則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面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謝於陵于是請擢為狀元前榜不復收矣或曰出榜重收

李繆公試日五色賦及第賦頭八字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宏詞復試此題頗慮浩賦逾已專馳一介取本既至啟緘尚有憂色及覩浩破

題云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
銑按北夢瑣言李程以日五色賦擢第爲河南尹日
試舉人有浩虛舟卷中行日五色賦程相大驚慮掩
其美伸覽之次伏其才麗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俯
寒山而秀發程相大咍曰李程賦具在瑞日何爲到
夜秀發由是浩賦不能凌邁與擯言小異
崔元翰爲楊崖州炎所知欲奏補闕懇曰願進士由此
獨步場中然不曉程試先求題目爲弟崔敖知之旭日
都堂始開盛氣白侍郎曰白雲起封中賦敖請退主司
于簾中卒愕揖之是歲二崔俱捷
乾符中蔣凝應宏詞爲賦止及四韻遂曳白而去試官

不之信逼請所試凝以賓告既而比之諸公凝有得色試官歎息久之頃刻之間播于人口或稱之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

銑按新唐書蓺文志蔣凝賦三卷咸通進士第字仲山

貞元中樂天應宏詞試漢高祖斬白蛇賦考落蓋賦有知我者謂我斬白帝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也然登科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于天下也

宋濟老于詞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落官韻撫膺曰宋五坦率矣由此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名明皇先問曰宋五坦率否

李濤長沙人也篇詠甚著膾人口溫飛卿任太學博士主秋試濤與衛丹張郃等詩賦皆榜于都堂

周緘者湖南人也咸通懿宗年號初以詞賦擅名緘嘗爲角觝賦畧曰前衝後敵無非有力之人左攫右拏盡是用拳之手

銑按漢書武帝紀元封三年作角觝戲音義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名角觝　緘疑鍼字之誤鍼有登吳嶽羿射九日賦

周繇池州貴陽人也兄繇以詩篇中第繇工八韻有飛卿之風

何涓湖南人也業辭嘗爲瀟湘賦天下傳寫少遊國學

同時潘緯者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
涓一夜賦瀟湘

銑按王士禛曰文章遲速不同此由天性不關工拙
故漢人云飛章馳檄用枚皋高文典冊用相如唐人
詩云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又吳道子
大李將軍俱畫嘉陵江山水于大同殿壁明皇曰李
思訓數月之功吳道元一日之跡皆極其妙蓋又不
獨文章爲然

盧延讓業癖澀詩與翰林雖以賦卷擢第然八面受敵
深知延讓之能延讓始投贄卷中有說詩一篇斷句云
因知文賦易爲下者之乎子華笑曰上門惡罵來

銑按僞蜀盧延讓子普范陽人唐光化九年進士

謝廷浩閩人也大順昭宗年號中頗以辭賦著名與徐夤不相上下時號錦繡堆

趙隱試祓禊象天賦更放韓袞爲狀元或爲中貴語之曰侍郎既試王者祓禊以象天賦更放韓袞狀元得無意乎隱由是求出華州

銑按韓文公子昶昶子綰袞皆擢第袞爲狀元君子之澤深矣

崔郾侍郎既拜命于東都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于長樂傳舍冠蓋之盛罕有加也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郾聞其來微訝之乃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

峻德偉望爲明天子選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太學生十數輩揚眉抵掌讀一卷之書就而覩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其王佐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披覽于是搢笏朗宣一徧郾大奇之武陵曰請侍郎與狀頭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對武陵曰不爾即請此賦郾應聲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諸公曰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或曰爲誰曰杜牧衆中有以牧不拘細行間之者郾曰已許吳君矣牧雖屠沽不能易也

高貞公郢就府解後時試官別出題目曰沙洲獨鳥賦郢援筆而成曰駭彼飛鳥在河之洲一飲一啄載沉載

浮賞心利涉之地浴質至清之流其年首選

銑按雲仙湘潭配高郢夜課于豐亭忽有一鼈在案上視之乃石也郢異其事取十題散置箱中祝令鼈啣之以卜來事既而鼈舉頭乃是沙洲獨鳥賦其年果以是題首選

長沙日試萬言王璘辭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廉問特表薦之于朝先是試之于試院璘請書吏十人皆給筆硯璘袒絺捫腹往來口授十吏筆不停輟首題黃河賦三千字數刻而成復爲鳥散餘花落詩二十首援毫而就時風雨暴至數幅爲迴飈所卷泥滓沾漬不勝舒卷璘曰勿取但將紙來復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

矣時未亭午已構七千餘言詹事傳語試官曰萬言不在試限請屈來飲酒黃河賦復有僻字百餘請璘對衆朗宣旁若無人

段維或云忠烈之後性嗜煎餅嘗爲文會每箇煎餅纔熟而一韻賦成咸通乾符中聲名藉甚竟無所成而卒

並仝上

李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別賦酉陽雜俎

文宗元年秋詔禮部高侍郎鍇復司貢籍曰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揀藝能勿妨賢路其所試賦則準常規詩依齊梁體格乃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主司先進五人一詩最佳者則李肱

也乃以榜元及第 范攄雲溪友議

銑按唐有兩霓裳曲開成初尉遲璋奮放古作霓裳羽衣曲以獻詔以曲名賜貢院爲題是歲榜首李肱據肱詩則亦是祖述開元遺聲耳

張登長于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纖成隱起往往嫠金之狀 李肇國史補

銑按陳氏書錄解題引此往往二字作結綵

前進士沈堯有洞庭樂賦韋八座岫謂朝賢曰此賦乃一片宮商也 北夢瑣言

陳會郎中家以當壚爲業其母甚賢勉以進修不許歸鄉以成名爲期郎中業八韻唯螳螂賦大行太和元年

及第乃聖善獎訓之力也

宏農楊敬之撰華山賦李太尉每置座右行坐諷之此乃寄意于華山而言世事實雄才也 並仝上

銑按李太尉德裕也

杜黃裳知貢舉聞尹樞時名籍籍乃微服訪之問場中名士樞唯唯黃裳乃具告曰某即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唯得一人其他相煩指列樞聳然謝曰既辱下問敢有所隱即言子弟崔元畧孤寒有林藻令狐楚數人黃裳大喜其年樞狀頭及第試珠還合浦賦成或假寐夢人告曰何不序珠來去之意既寤乃改數句及謝恩黃裳謂之曰序珠來去之意如有神助 玉泉子

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刑部尚書崔凝下二十五人放榜後宣詔翰林學士陸扆秘書監馮渥入內于武德殿前復試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貽範以下重落其六人許再入舉場四人所試最下不許再入崔凝坐貶合州刺史詩賦各兩篇內良弓獻問賦以太宗問工人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若何道理十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以雙周隔句為韻限三百二十字成貽範等六人訖唐末不復綴榜蓋是時不糊名一黜之後主司不敢再收拾也有黃滔者是年及第閩人也九世孫沃為吉州永豐宰刊其遺文初試覆試凡三賦皆在焉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兩字為韻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

終篇只押兩韻良弓獻問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爲賦格于是第一韻尾句云資國祚之崇崇上平聲也第二韻垂寶祚于緜緜下平聲也第三韻曾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韻露其言而桀桀去聲也而闕入聲一韻賦韻如是前所未有容齋四筆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爲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滔亦以此擅名有明皇回駕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出于啼猿秦樹千層比翠不如于飛鳥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顏惝恨覺紅袖以難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成波已沾濡而

不及六馬歸秦都經過于此地九泉隔越幾僂倒于平生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飛馭朽縈素綆以胡顏青桐有恨也從零落于秋風碧浪無情寧解流傳于夜整荒涼四面花朝而不見朱顏滴瀝千尋雨夜而空啼碧溜莫可追尋玉樹之歌聲邈矣最堪惆悵金瓶之咽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緲欹樹裏之春風銀焰熒煌都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百草之春紅愁寄隴雲鎖四天之暮碧遺堵塵空幾踐羣遊之鹿滄洲月在寧銷怨膈之濤陳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無為雨之期空懸夢寐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烟霄秋色云空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白日上昇

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晝夜姮娥之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研確有情致若夫格律之卑則自當時體如此耳仝上

進士李為作淚賦及輕薄瑲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之優劣矣唐趙璘因話錄

裴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爲農器賦其首云皇帝之嗣位三十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憲宗平蕩宿寇數致太平正當元和十三年而晉公以文儒作相竟立殊勲爲章武佐命覩其辭賦氣槩豈得無異日之事乎因話錄

温庭筠字飛卿才思艷麗工于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爲隣鋪假手沈詢侍郎知舉别施鋪席授庭筠不與諸公隣比翌日簾前謂庭筠曰向來策名者皆是文賦託于學士某今歲場中並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如意也北夢瑣言

劉贊楊嗣復門生也唐登科記寶歷敬宗年號三年楊嗣復下三十五人裴休等時贊第十九賦齊魯會于夾谷賦晦日與同志昆明池泛舟詩及第策直言中官嫉怒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耶嗣復懼曰昔與贊及第時猶未風耳玉泉子

薛逢命一道士貌貞自爲贊曰壯哉薛逢長一尺五寸

放筆終未盡續一旦忽有羽衣詣門延之與語忽于東壁見眞贊讀之命筆續之曰手把金鎚鑿開混沌長揖而去不知所之遂作混沌賦馳名錢希白南部新書

楊盈川顯慶高宗年號五年待制宏文館時年方十一上元三年制舉始補校書郎尤最深于宣夜之學故作老人星賦尤佳仝上

銑按盈川有渾天賦二千餘言序云補校書郎朝夕靈臺之下備見銅渾之儀代之言天者未知渾蓋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爲禍福由人故作渾天賦以辨老人星特小賦耳恐希白錯記也

賛皇文辭甚可愛也其所及禍或責其才能自免然古

今聰明賢智之士不能免者多矣豈獨斯人也歟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唐李德裕大孤山賦尾

銑按北夢瑣言西江中有兩山孤拔號大者爲大孤小者爲小孤朱崖李太尉有大孤山賦寄意焉後人語訛作姑姊之姑創祠山上風濤甚惡行旅憚之

晁无咎曰昔揚雄作酒箴謂鴟夷盛酒而瓶藏水酒甘以喻小人水淡以比君子故鴟夷以親近托車而瓶以踈遠居井爲羸此雄欲同塵于皆醉者之辭也故子厚復正論以反之以謂寧爲瓶之潔以病已無爲鴟夷之甘以愚人盖更相明也

或曰柳子厚瓶賦拾酒箴而作非也子雲本以諷諫設

問以見意耳當復有畬酒客語而陳孟公不取故史略之子厚蓋補亡耳然子雲論屈原伍子胥晁錯之流皆以不智譏之而子厚以瓶爲智幾于信道知命者子雲不及也子雲臨憂患顛倒失據而子厚不足觀二人當有愧于斯文也耶 東坡志林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地産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脱者中國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贇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

東坡書柳子厚牛賦後

銑拔黃氏曰抄牛賦詡利滿天下屠兒莫保

楊評事文集楊夔撰郴子厚作後序云遠遊賦七夕賦皆文人之選

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次序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爲韻是也有四韻者蓂莢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天廷丹甑賦以國有豐年泰階六符賦以元亨利正爲韻是也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動爲韻是也有六韻者止水魍魎人鏡三統指歸信及豚魚洪鐘待撞君子聽音東郊朝日蜡日祈天宗樂德訓胄子諸篇是也有七韻者日再中射己之鵠觀紫極舞五聲聽政諸篇是也八韻有二平六側者六

瑞賦以儉故能廣被褐懷玉曰五色賦以日麗九華聖
符土德徑寸珠賦以澤浸四荒非寶遠物爲韻是也有
三平五側者宣耀門觀試舉人以君聖臣肅謹擇多士
懸法象魏以正月之吉懸法象魏元酒以薦天明德有
古遺味五色土以王子畢封依以建社通天臺以洪臺
獨出浮景在下幽蘭以遠芳襲人悠久不絕日月合璧
以兩曜相合候之不差金柅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爲
韻是也有五平三側者金用礪以商高宗命傅說之官
爲韻是也有六平二側者旗賦以風日雲舒軍容清肅
爲韻是也自太和以後始以八韻爲常唐莊宗時嘗覆
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后從諫則聖爲賦題以

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所出
韻乃五平三側大爲識者所誚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
國朝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
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側次用韻其後又有不依次
者至今循之容齋續筆

銑按唐人花萼樓賦凡五首皆以花萼樓賦一首并
序爲韻並非三韻也東郊朝日有陸宣公賦以國家
行仲春之令爲韻七韻非六韻也宣撫門觀試舉人
有二賦非謹字乃精字幽蘭有五首俱以遠芳襲人
終古無絕爲韻金柅有孫汝玉賦乃貞字非直字也
李昂有旗賦豹乃野字容乃國字豈容齋失攷耶抑

今所存非當日容齋所見之賦耶

廣記云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燭燒三條舊說亦言舉人試日已晚主文權德輿於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而舉子遽答云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能改齋漫錄

某見寓監司行館下臨二江有樓劉夢得楚望賦句句是也東坡答張文潛尺牘

杜牧之阿房宮賦長橋臥波未雲何龍正本原是雲字後人傳寫之訛云未雩何龍殊爲無理左傳龍見而雩注謂龍星也非龍也龍星未見則不之雩今曰未雩則龍當未見何形可見龍又星名何有于長橋之勢哉又

此賦善於用事凡作文之法經可證史史不可證經前代史可證後代史後代史不可以證前如阿房宫賦所用事不出于秦時只烟斜霧橫焚椒蘭也兩句尤不可及六經只以椒蘭爲香如有椒其馨其臭如蘭蘭有國香是也楚辭亦只以椒蘭爲香如椒漿蘭膏是也沈檀龍麝等字皆出于漢西京以後詞人方引用至唐人詩文則盛引沈檀龍麝爲香而不及椒蘭矣牧此賦獨引椒蘭是不以秦時所無之物爲香也只如近世文人作漢宫詞婕妤怨明妃曲而引用梅妝蓮步字尤爲可笑此皆齊末以後事漢時寧見此而效之耶劉覲堂所謂不善用事爲事所使殆謂此也 史繩祖學齋呫畢

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爲奇杜牧阿房宮賦云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緑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横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其比興引喻如是其後然楊敬之華山賦又在其前敘述尤壯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蠛蠓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繭栗祖龍藏矣後又有李庾者賦西都云秦址薪矣漢址蕪矣西去一舍鞠爲墟矣代遠時移作新都矣其文與意皆不逃楊杜遠甚高彦休闕史云敬之賦五千字唱

在人口賦內之句如上數語杜司徒佑李太尉德裕嘗所誦念牧之乃佑孫則阿房賦實倣模楊作也 容齋五筆

潘子眞詩話云南豐先生曾子固言阿房宮賦鼎鐺玉石珠現金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現當作塊言秦人視珠玉如土塊瓦礫也又言牧賦宏壯巨麗馳騁上下累數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論盛衰之變判于此矣 漁隱叢話

東坡在雪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遍卽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

何好（西人指作吼音）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哉（道山清話）

秦王安石變更法度物議沸騰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上曰何謂不見之怨公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此不見之怨也上曰卿才如此善論事宜（范忠宣公行狀）

荀子曰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阿房宫賦之語本此（困學紀聞）

揚州蘇隱夜臥聞被下有數人齊念阿房宮賦聲緊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唯得蝨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即

止 馮贄雲仙雜記

杜牧晚晴賦忽引舟于深灣觀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媽然如女芰菱也牧乃指爲荷花 隱居詩話

唐呂温作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予按說文曰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圝圝音由呂得其意而不知說文有此圝字也 宋景文公筆記

司馬温公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詩曰言觀其旂左傳龍尾伏辰取虢之旂然則此旂當爲芹音周人語轉亦如關中以中爲蒸蟲爲塵丹青之青爲要也五方語異閩以高爲歌荆楚以南爲難荆爲斤昔閩士作清明象天賦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會考官同里遂中

遜向敏中鎮長安土人不敢賣蒸餅恐觸中字諱也劉貢父詩話

黯去歲自褒中還輦下輔文出新試相示其間有江南春賦篇末云今日併為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某即賀其登選于時矣何者以輔文家于江南其詞意有是非前朕卯今春果擢上第陳黯送王棨序

銑按麟角集唐水部郎中福清王棨撰有唐鄉貢進士黃璞撰傳一篇附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生為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為此色悒忿而去王生曰君無怏

快自此數月當爲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
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
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復詣之生于几下取一緘書可
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緘不爾當大咎揆
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華族望留假
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
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爲宗正
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璆璆素聞其才請爲表三通以次
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佳之璆頓首
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爲乃下詔召揆
時揆寓宿于懷遠坊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

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旣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
陳黃門爲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
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換自午及酉而成旣封
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
許拆其緘塗八字旁注兩句旣進翼日授左拾遺句餘
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
遽命駕往宣平坊訪王生則竟不復見矣鍾輅前定錄
王無功遊北山賦序云余周人也本家于祁永嘉之際
扈遷江左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銜建元之恥歸于
洛陽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則晉陽之開國終
乃安康之受田其賦云白牛溪裏岡巒四峙信兹山之

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成市察俗刪詩依經正史組帶青衿鏘鏘濟濟階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似尼邱泉疑泗淡又注云此淡之集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恆、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南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稱爲俊穎而姚義慷慨同儕方之仲由薛收以理達方莊周門人多至公輔而文中之道未行然無功不及房魏何哉鄭毅夫論中說之妄謂李德林卒于開皇十二年通時年八九歲未有門人而有德林請見歸而有憂色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關子明太和中見魏孝文如存于開皇間亦一百二三十歲矣而有問禮于子明是二者其妄不疑晁氏讀

書志謂薛道衡仁壽二年出襄州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于長安用此推之則以房杜爲門人抑又可知也困學紀聞

銑按文中子門徒當以賦注爲據　負苓者傳文中子講道于白牛之溪

余昔于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已傳于世往往人間見之悔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棄之及讀晉書覩阮宣子大鵬讚鄙心陋之遂更記憶多將舊本不同今復存于集豈敢傳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李白大鵬賦序

杜甫三大禮賦辭氣壯偉非唐初餘子所能及也 書錄解題

喬彝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彝日午叩門試官令引入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彝不肯作曰兩箇漢相對作得此題速改之遂改渥洼馬賦曰此可矣奮筆斯須而成警句云四蹄曳練翻瀚海之驚瀾一噴生風下胡山之亂葉便欲首選京兆曰喬彝崢嶸甚以解副薦之可也 張固幽閒鼓吹

銑按渥洼馬賦今傳彝又有幽蘭賦

衡山縣志遺逸門一段云唐寇豹與謝觀同在崔裔孫門下以文藻知名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

豹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单破燕之日火燎于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漂杵楊升庵蓺林伐山

予讀翺幽懷賦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于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凡昔翺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羡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此其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亡哉然翺幸不生今

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 歐陽文忠公讀李翱文

銑按慈溪黃東發曰公蓋有感之言也

唐文多有遺佚要切者如宋璟梅花賦皮日休謂其清便富艷有南朝徐庾體因效之為桃花賦今皮之桃花賦尚傳而宋之梅花賦乃不傳又唐末張曙中和間舉進士避難到巴州宴于郡樓坐中作擊甌賦極精工郡樓由此賦顯名後人遂命之曰擊甌樓而此賦亦不傳如姚鉉編唐文粹及蜀本唐三百家文粹唐七十家大全集及國初館閣所編文苑英華唐人花木音樂賦各有十餘卷而此兩賦俱不在唯擊甌則巴州郡樓尚有碑

刻曾祖作巴倅時曾有墨本藏之家今兵火後碑亦壞矣恐其歲久則此賦亦泯沒無攷故全錄之尙幾有傳如廣平梅花賦則平生尋訪終不得見是可惜也俟更博訪之今先錄張之賦于后云云唐文士于尊祖頊刻之間作此等大篇之文豈不偉哉學齋呫嗶

銑按北夢瑣言唐右補闕張曙文章秀麗精神敏俊甚有時稱于裴贄侍郎下擢進士第曙有擊甌賦其警句云董雙成青瑣鸞飢啄開珠網穆天子紅韁馬解踏破瓊田又有鄴郊賦敘長安亂離亦哀江南悲甘陵之比

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

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艶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也後蘇相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嗚呼夫廣平之才未爲是賦則蘇公果暇知其人哉將廣平困于窮阨于躓然後强爲是文耶日休于文尚矣狀花卉體風物非有所諷輒抑而不發因感廣平之所作復爲桃花賦皮日休桃花賦序

銑按廣平梅花賦史繩祖學齋佔畢周公謹癸辛雜識俱云不傳周又云近徐子方以江右所刊者出觀其文猥陋全不成語不善作僞者也

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見江采蘋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性喜梅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後楊貴妃入

侍寵愛日奪妃遷于上陽東宮妃在上陽宮一日上憶之夜遣小黃門以馬召妃至翠華西閣敘舊愛既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楊妃已至閣前當奈何上披衣抱妃藏夾幕間楊妃既至大怒曰肴核狼藉御榻下有婦人遺舄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懽醉至于日出不視朝上媿甚攬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楊妃怒甚徑歸私第上頃覓梅妃所在已爲小黃門送令步回東宮上怒斬之遣舄并翠鈿命封賜妃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之報云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 淵鑑類函

徐寅唐末號能賦謁朱全忠誤犯其諱全忠色變寅狼

狽走出未及門全忠呼知客將責以不先告語斬于界石兩賓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太原賦以獻其畧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風而膽落全忠大喜遺絹五百疋全忠自言夢見淮陰使受兵法一眼胡奴指李克用也寅雖免一時之禍殊不憂一眼胡奴見此賦也可笑 東坡志林

徐君端衡出其十一世祖唐正字公夤文集又纂輯公遺事及年譜以示余按劉山甫誌墓詩賦外有著書二十卷溫陵集十卷南渡初公族孫著作郎師仁作集序有雅道機要一卷得于蔡君諤家者今皆不傳所傳者律賦及探龍集各五卷詩八卷而已夫士不幸而不遇

于當時所賴以自見于後世者書爾而公所著他書皆
羽化惟詩賦與儷語僅存豈不重可歎歟然其僅存者
已足與子華致光並驅矣唐人最重公賦目爲錦繡堆
日本諸國至以金書人生幾何御溝水斬蛇劍等篇爲
屏幛 劉後村徐先輩集序
銑按後村跋語徐先輩唐末擢第不肯仕朱梁歸死
于莆其墓只書唐徐先輩與朱文公書晉處士陶潛
何異觀此志林語恐不足信
登白樓賦令狐楚摂白樓在河中至楚子綯爲河中節
度使乃刻于石綯父子爲唐顯人仍世宰相而楚尤以
文章見稱世傳綯爲文喜以語髓爲工楚之此賦文無

他意而至千有六百餘言何其繁也其父子之性相反如此信乎堯朱之善惡異也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

李商隱江之嫣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止開一過不比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淺花有人形柳一日三起三倒 侯鯖錄

銑按唐宋藝文志俱載李商隱賦一卷宋晁公武讀書志李商隱文集八卷古賦及文共三卷辭旨恢譎宋景文序傳中稱詭怪則李商隱蓋以此今所傳賦唯雜賦及江之嫣一聯耳

陸龜蒙善爲賦絕妙人有收得賦林皆綴緝屬對差夾比擬凡數首有題而未就其用工如此 談苑

皮日休會謁歸融尚書不見因撰夾蛇龜賦譏其不出頭也而歸氏子亦撰皮敵鞋賦迺相謗誚皮自號閒氣布衣　北夢瑣言

唐乾寧中劉昌美典夔州時屬夏潦峽漲湍險行旅輟棹而候水平去焉有朝官李蕘學士挈家自蜀沿流將之江陵郡牧以水勢正惡且望少駐以圖利涉隴西忽遽若爲人所促召堅請東下不能止之才鼓行橈長揖而別州將目送之際盤渦呀裂破其船而倒李一家溺死初隴西文賦中有金釵墜井歲至是讖焉　仝上